

賴古堂尺牘藏書集

土

書

賴古堂名賢尺牘新鈔卷之一

高 阜康生

昇州

羅 耀星子

選

周在浚雪客

豫儀

周在梁園客

鈔

高攀龍

景逸無錫人
高子遺書

荅吳安節年伯

聖學全不靠靜。但各人稟賦不同。若精神短弱。決要
靜中培擁豐碩。收拾來。便是良知散漫去。都成妄想。

極得力於
靜故知之
亦可言之

益驗念菴先生無見成良知之說也。

荅袁寧鄉

敝邑之士於臺下津津去思無不曰長者長者此益見臺下之真寧鄉之政不占有孚矣不佞妄謂人生作令率爾放過真是寶山空回一生令名百世血食方寸有無窮之慊子孫有無窮之報不過三年中一念自持而已臺下當已深味於斯。

方寸之慊不妨挿入四者之中

與葉園適

足下狷而知裁駸乎中行矣兩年兩與足下連宵之

毫釐千里之辨不可不慎

話退而自惟每愧不及足下闇然內充令人心融氣平弟望此境而未見也第足下精神氣魄太近收斂其弊欲入於佛老不可不察朋友相與須盡力砭其失方有進處弟施矣足下不可不報大塊百年中偶爾相遇毋相孤負也。

荅劉心統侍御

天下原是一身吾輩合并為公即天下如一氣呼吸何謂合并為公人人真心為君民也為君民心真則千萬人無不一故曰如一氣呼吸三晉得門下得保

障矣。屬吏最優最劣。切願一聞。此二項不爽。中人當不日而化。知門下心所同然也。

與華潤菴鄒荆璵忠餘

趙太宰。一世人傑。每事出格。庸人噤而不敢動。賢知囂而不能靜。再得一年。在事吏治民生。必有可觀。其言曰。君子在救民。不能救民。算不得帳。誠然。然此事或尚可為。培得元氣。感天之和氣。轉禍為福。此癡人癡心也。

與鄒荆璵

當道有人。海內遺逸。相繼彙征。此亦佳事。可喜在此。可危亦在此。譬如優人。滿堂紅袍。盡數登場。便將散場。若賢主佳賓。興濃量大。再做一本方好耳。

與黃鳳衢

年丈橫被風波。然轉高聲價矣。夫天意豈直高年丈之名。乃玉成年丈之實。百年浮榮。轉盼過眼。遲暮思之。惘然無得。若將向外精神。反歸自己。討箇定帖。乃千生萬劫。轉迷成覺之日也。此箇路頭。干涉非小。但在順境中。趁着興頭。難得回頭。逆境中。沒了世味。方

達人冷眼
方能覷破

真知學者
真知仕

尋真味。故弟嘗謂造化。每以逆境成全。君子以順境。坑陷小人。以弟驗之。卽今半生受用。實緣聖主一謫。年丈異日當有味斯語。幸勿以弟言爲迂而忽之。

與卞子靜

年來愈覺得身心之事。當汲汲求之。不可丟在無事甲中。一切求閒好靜。總是無事生事。亦成當面蹉過。聖人之學。下學上達。惟是孜孜矻矻。好古敏求。只一求字。便可做二六時中工課也。何如。

荅劉念臺

杜門謝客。正是此時道理。彼欲殺時。豈杜門所能逃。然卽死是盡道而死。非立巖墻而死也。况吾輩一室之中。自有千秋之業。天假良緣。安得當面蹉過。大抵現前道理。極平常。不可着一分怕死意思。以害世教。不可着一分不怕死意思。以害世事。想丈於極痛憤時。未之思也。

與徐檢老房師

科場事發。一時公論已闡。到九分有餘。盛則必衰。明則必晦。譬如時已向寒。一番熱。適重一番寒耳。此陰

公一生得力處

惟唐虞不然

陽之定機。不知當軸于時。何以妙其用耳。

陳衍 磐生候官人子涓濬潤泳俱有文名

大江草堂集二集

與何季穆

信宿園林。歸來覺寓舍多不稱意。人情易移。若此可。謹也。

有感有悟

與何彥李

良然
雨花臺細草綿軟如茵。坐卧其上。不見泥土。他山所無也。攝山往祖堂。磴道幽甚。清涼寺前。草坡平曠。極宜心目。弟於數處。皆時遊憩。內養不足。正藉風景。洵

汰耳。

與鍾儀部

伯敬先生

求詩文而采聲名。自是常態。若方兄之仰望台慈。則名實相副。非時套者矣。然作誌傳。必一一擇其人。又必一一不涉過情之語。則蔡中郎無復郭有道之歎矣。人子欲以長者一言顯其親也。言與淚下。此一念可嘉也。一念可嘉。遂予之矣。仲尼不為已甚者。伏惟俯鑒鄙言。惶仄惶仄。

與王彥升

須於言外
得之

閩都視燕齊。如在井底。加之兵荒。又是皆井弟。則皆井中斷釵也。年將五十。頽然遲暮矣。即欲秉燭游。顧安所得燭乎。兄丈德業日新。無繇欵奉。徒有伊鬱。萬祈順時保重為慰。

上董夫子

昔陸公平泉予告。語唐公荆川曰。某如人家。教學先生。乞歸。便得歸去。公如好郎中。主人病勢未愈。安肯放回。伏惟師臺今日。是國家一大醫王。詎得便謝主人。

用諺語偏
雅

與俞少卿

仲茅先生

明公暫居下僚。一方獨寄。視往年徘徊卿寺。默默養重。不更舒暢耶。譬天地之潤物。無過川澤矣。川居高。勢峻。雖所之長遠。而潤物之功薄。澤居卑。勢緩。蛟龍是處。霧露是興。而潤物之功厚。故川則有至有弗至。焉。澤之德惠無窮也。明公以為然否。若急利欲。趨榮赫者。則以衍言為迂。且拙。失笑反走矣。

每善設喻

與鄧彰甫

小賦不知堪入巨目否。萬祈斧正。方可就梓。此書良

是○百○花○董○狐○但○批○評○圈○點○為○時○套○濫○觴○似○當○速○去○且
 所○謂○批○評○者○一○則○能○抉○古○人○胸○中○欲○吐○之○妙○以○剖○千
 古○不○決○之○疑○一○則○援○引○商○略○判○然○詳○盡○以○自○見○其○賅
 博○如○論○漢○魏○而○下○證○晉○唐○如○談○詩○賦○而○兼○覈○子○史○之
 類○也○倘○語○意○平○常○不○如○無○批○輕○薄○率○易○尤○為○可○厭○矣
 至○于○選○取○權○衡○當○寬○于○古○而○嚴○于○今○適○見○所○採○故○實
 多○不○全○用○古○語○此○尤○不○可○古○人○文○字○不○取○則○已○取○則
 勿○剪○削○之○彼○作○者○苦○心○脉○絡○關○紐○實○暗○藏○字○句○之○中
 稍○經○裁○斲○便○索○然○矣○臨○楮○干○冒○惶○仄○不○既

此境未易
 然眼前不
 無

荅李明六

數○米○祝○雞○靜○中○樂○事○人○心○苟○有○自○得○爪○生○髮○長○亦○是
 一○番○境○界○惟○至○人○固○能○坦○然○也

曾異撰

弗人晉江人候官籍
 紡授堂集

復潘昭度師

大○序○中○謂○詩○之○纖○艷○不○逞○者○皆○情○之○衰○人○人○能○知○詩
 則○天○下○無○復○事○此○古○今○未○發○之○論○竊○謂○天○下○無○情○外
 之○理○道○凡○忍○於○犯○倫○傷○義○皆○世○間○極○寡○情○之○輩○蓋○古
 今○之○忠○臣○孝○子○不○過○其○情○至○於○君○父○者○使○世○皆○深○情

閩侯官縣
趙十五名
壁陳叔度
名鴻皆工
詩沒而不
能墜予為
差之西郊
題其墓曰
詞人趙十
五陳叔度

於夫婦昆弟朋友之人則亦必無谷風之怨閨牆之
爭與夫二夫失節之事所云人人能詩則天下無復
事正以人人深情則天下無事自然恩厚而篤於倫
也

與趙十五

十五雙腕能畫不得縱力于詩使千百年後少吾代
趙十五一位者皆此兩手王摩詰倪雲林絕妙山水
為崇使十五折肱痿臂無手可醫便得入山閉戶從
此十數年李白杜甫未可知何至出賈浪仙孟東野

墓寥落無
所之至時
漬酒其下

下哉弟與兄俱老矣至四十年以上尚茫茫然不計
筭百世而下位置何所無乃蜉蝣不知且暮者乎

荅曾長修書

足下以為人寧可無詩名不可辱詩之理色甚善甚
善其于詩理與色俱無之信口出聲愾然而嘆啞然
而笑泫然而淚未省此嘆者哭者淚者為色乎為理
乎以色而笑嘆而悲淚則優人之排場也若以理而
笑而歎而淚則其勉強假借又甚於優不但不成詩
而亦不成理矣今之人辱詩之理色而理色亦可辱

詩來書所云以廉耻護送詩道者無理亦無色者也

復曾叔所書

前者手教之及某適薄游梅溪歸而讀之作數日喜時方小春梅使未發是以報章遲之頃者又接來翰不知何日得與叔所西窓剪燭盡其所懷每歎腐史於張子房敘其博浪之豪爽圯下之溫文與夫辟穀仙遊之霞舉其贊之不容口至想像於其狀貌不知史遷此際如何想慕遷之生後於子房所云狀貌亦不過得於傳聞伊人宛在暗中摸索愚謂此中大有

工于寫照
之文笑啼
都見之紙

善子摹空

回。味。乃。不。佞。於。叔。所。無。論。生。同。時。又。為。一。家。之。人。今。手。札。之。往。來。者。三。乃。吾。竟。不。知。叔。所。作。何。狀。彼。此。懷。抱。中。各。有。一。我。家。某。某。明。明。於。心。目。之。前。但。須。一。相。見。各。出。一。意。中。所。懸。想。暗。索。之。人。印。而。合。之。想。明。秋。把。臂。時。當。亦。啞。然。一。笑。也。

又

愚意今之帖括當如古人引詩之例隨其興會而解之愚近喜讀左氏傳凡左氏引詩皆非詩人之旨然而作者之意趣與引者之興會偶然相觸殊無關涉

精神百倍此非詩人之情而引詩者之情也後之訓
詁註疏者自舍其情而徇聖賢之貌而今之爲帖括
者并舍聖賢之貌以徇虜訓詁註疏者之貌轉轉相
摹愈求肖而愈遠矣

與黃東崖先生書

在里閭中二十年夢想竟未敢自通於左右生平頗
能自廣殊非以乘車載笠之故不欲曳裾於先達公
卿間意頗非今世之浮游而附聲氣者嘗謂吾人心
中不知史記爲何書雖司馬子長復生日與之居處

笑語祇以增其人藏之名山之懊恨耳故雖日把先
生詩文而不敢一通書問留未盡之晤語摸索於心
目宛在中不更意遠而味長乎今者始以拙藁自贄
而以家母之行畧請夫天旌下及於寒戶而執筆紀
載斯亦太史公之事也而亦以見某之進而求見於
當世之名公大人非吾母之故則鄭重其事雖以二
十年夢思而不敢恩有道之晉接非如世之食名而
來取名而去者徒以褻元禮之門塵李郭之舟也附
上縑素一方倘爲家慈載筆懸之紡授堂中不但爲

先生之教孝亦使人謂異撰寡婦之子雖垂老碌碌無所見其於先生猶不在禮弗與交之列耳

與卓珂月

某自十數年前則知海內有珂月卓子欣賞奇文每掩卷作蒹葭伊人之思輒欲奏記自通已又念近日時刻中諸君子所記載交籍不啻招降納叛而世之附名其中者雖不盡弭耳乞盟然意已近之此無論非志士所以自處而泥首面縛受之不武祇爲壇坫之辱尤非所以處吾珂月也是以門士王生再游武

造作二字
妙長篇累
牘循之無
事按之無
情皆造作
之罪也

林某但致小刻二種以志神交入林把臂寧俟他日未敢數行上瀆耳又今世失路生每作書相問訊滿紙怨望嗟卑嘆老問天詈人強相憤慰此尤非珂月所樂聞而又世之造作書牘以定交於當時才名之士者大率抵掌論文汗漫千百言將以誇多示辨某竊自揣欲與珂月言者何文乎吾代時文不足言欲與珂月言古文則自具千古之眼者是以某俱不欲有所言以取珂月鄙笑而但以母氏之行畧請卓子想哀其孤而許之

荅陳石丈

每閱墨蕪房書。輒有棄日之歎。以爲前世司馬子長。杜甫諸君。何幸而不爲此。彼亦人耳。使我無科舉之累。得肆力於文章。固未能勝之。亦未必盡出其下。以此爲應制帖括事。每一舉筆。輒謂我留此數點心血。作一篇古文。辭數首歌行。直得無拘無礙。而又庶幾希與於千百年以後。何苦受王介甫籠絡如此。意况似於富貴功名一道。極相嫌恨。雖未甘謝去巾衫。飄然爲隱士逸民。又似不可強。昔人所謂抑而行之。必

有狂疾耳。天下事必且日甚一日。此後極難題目。正須我輩爲之。弟衰憊無受鞭蹄足矣。兄不可不自勵也。

問余希之足疾

廢之弟

兄近來足疾。知未脫然。頗疑兄不能慎疾。我輩少年時。耗費精氣。無異破家蕩子。中年得病。此債主持帳簿。登門時也。但能忍節。嗜欲稍償一二。彼亦有時而去。然宿負未完。一二月後。不能不再來。問我使着實。省嗇。積聚。逋欠。填滿。一去。遂不復來矣。兄之足。弟之

此尚難爲
雙脚不若
宋人努力
扶持之詞
可以爲足
下慰

肺。殊。爲。同。病。留。此。一。雙。脚。他。日。小。則。拜。跪。上。官。胼。胝。
民。事。大。則。跨。馬。據。鞍。馳。驅。天。下。極。爲。要。用。物。事。不。可。
不。善。養。之。也。

與丘小魯

某未衰而老。顛毛種種。每顧影自歎。唇腐面皺。於八
股中。而又似不願處其羅籠之內。私念我輩。旣用帖
括。應制。正如網中魚鳥。度無脫理。倘安意其中。尚。可。
移之。盆。瓮。畜之。樊籠。雖不有林壑之樂。猶庶幾苟全。
鱗羽。得爲人耳目。近玩一。或恃勇跳躍。幾倖決網。而

出。其。力。愈。大。其。縛。愈。急。必。至。摧。髻。損。毛。祇。增。窘。苦。如。
某得無類。是縛急力倦。正不知出脫何日耳。小魯何
以教之。

與施辰卿書

作理題。正當如剝笋皮。殼不盡。真味不出。今之深於
說理者。不但不剝其殼。且包封數十重。厚皮繭紙。浪。
說。煨。而。食。之。之。雅。此。則。不。但。無。笋。味。人。亦。不。知。其。爲。
笋。矣。至於某某諸監儒。妄言先輩。但以寥寥數語。言。
不。敢。盡。爲。合。作。此。又。似。不。食。笋。肉。但。掇。皮。煮。汁。畧。一。

弗人著述
賴令嗣道
晰盡爲刻
布道斯爲
諸生有文
譽頗能繼
述家學弗
人不死矣

沾唇而止者鄙意如此。所作者不能如其所言。但以破今時之失。未爲不是也。

與施漁仲書

兄飄然高蹈。如赤松子仙游。視蕭相國漢廷械繫。不啞然一笑乎。然閉戶著書。正在此時。無帖括之累。頭巾之縛。史遷杜甫。唯吾意之所之。此吾輩善占便宜妙着也。若以爲隱居放浪。業已謝去巾衫。遂可從諸少年作狹邪。世外之樂。則是張子房不辟穀。訪黃石公而學魏公子之飲醇酒。近婦人。此古人鬱鬱不得

人世之快
無踰此矣

意而求死不得者之所爲。兄今方爲天下第一等快活之人。作第一等高尚之事。無錯認題目。倒行逆施。效日暮途遠者云云也。

王志遠

玄亭漳州人
鈹鏤稿

與徐耀玉職方

藩宣之司。久失其職。旣不能如仗鉞持斧者之雷厲風行。又不能如分竹鳴琴者之朝施暮暨。動皆掣肘。竟成何事。下檐以來。靡日不思拂衣而尚平。未果雞肋猶在。而虛語麋鹿之志。則雖知已不信也。以爲操

牘及之耳。

與陳眉公

門下名滿天下。不得其門者。謂直當百尺樓上置耳。聞諸家弟。門下恂恂。常常不縵。不續見之。但使人意消。不使人氣索。某嘗疑老聃氏之教。孔也。去其驕志。與淫態已。乃使人一見。驚以為龍。至口張而不能嚼。殆非真老聃也。以所聞家弟。門下乃能不猶龍。夫能不猶龍者。乃不能使人不得不以為真人矣。

曹學佺

尊生能始閩縣人石倉遺集

與友

禪有理障。有魔障。與綺語。無干。觀昔詞人劉勰。陸羽。生長叢林。所著文心茶品。雕績滿眼。不涉禪。隻字即支道林。廬山遠。非老法師乎。言固字字文也。今人以單刀一棒等語竄入。寧不厭嘔。

又

論詩譬諸書者。奕者謳者。若無傳授。任一已聰明。則必趨于邪路。終身不能精進。然稍就規矩。效法古人。其難乃若登天。勿畏其難可矣。

今之大善
知識刻語
錄者但載
彼家言尚
令人墮其
雲霧一刻
詩文尺牘
便醜態畢
露以為不
事文字則
何如不刻
為愈也

願力既宏
工資非易
宜公此舉
終格格然
十二代詩
逸即為公
詩藏可

楷書忙時
可作草書
非極靜不
工同一關
候

公有句曰
解得鍾譚
無意味方
知太始有

遺音又云
宇內皆成
變雅詩蓋
傷之也公
于竟陵夙
交非有意
譽之

與徐興公

釋道有藏。獨吾儒無藏。可乎。僕欲合古今經史子集。大部刻為儒藏。

與陳開仲

盛唐諸公妙處。全在用拙。拙則渾雄大雅。而無乘捷。鬪巧之病。予觀應急之詩。一時不能。即就輒以巧思。勝之。若用拙。非從容暇豫。不能。

又

伯敬詩歸。其病在學卓吾評史。評史欲其盡。評詩欲

其不盡。卓吾以之評史。則可。伯敬以之評詩。則不可。

與徐存永

國初集如陶主敬。張翠屏。宋潛溪。楊東里。諸公每有。贈送郡邑幕僚之作。驛宰倉廵。皆所不廢。雖其人自。足取重。而亦見前哲之留意吏治。民生。不以微忽。

答吳方伯

亡兒頗稱適用之器。而造物者亟收之。此固以一篇。極大題目。相難。而弟略以一篇。平淡文字。應之。曰。不。得已而已。但棄世勞。而修梵行。此弟之素志。又非有。

所托而逃也。

王熙

子雍胥庭宛平人

著述緣公啓

為陳默公焯刻著作

蓋聞天祐斯文。自產千秋之宗主。人肩大道。寧耽一代之浮榮。故賢聖惟發憤而詩乃成。卽後儒必窮愁而書可著。春秋須羽翼丘明之雙目。難存史記待昭垂。司馬之全形。忽廢他如張文昌以乍盲而工樂府。盧照鄰緣久疾而擅吟壇。若斯之徒。殆猶小技。矧夫守先待後。析天人性命之微言。述往思來。備今古興

亾之準鑑。非邀休暇。豈獲專勤。桐城令司馬默公陳氏。九液蘊靈。六匡誕秀。七歲通通經傳。箋研百氏以無遺。十齡輒庀史林。身任三長而不讓。衡制稅於吳下。張楊婁東願撤臯比。平正騷賦於雲間。陳李齊投金閭縞帶入。與朝而膺恩拔。在廷爭覩其光儀。甫鄉

薦而掌祕書。政府咸資其手筆。雖大魁中沮。至今猶歎為真狀元。迨釋褐南歸。舉世仍呼為好才子。是以熙父任祭酒時之贈詩也。則曰注殘經史年。猶少歷盡艱虞氣。更新大冢宰靜海高公之貽句也。則曰無

駢麗之文
難于婉動
此殆是蘇
長公

雙經學黃江夏第五科名杜紫薇期待各已如斯通
顯奚難立致乃造物巧為成就奪去子野之聰令儒
術大振今時悉倚離婁之目寸陰必惜用是日斯邁
月斯征萬卷堪娛遂至冬不爐夏不扇書成甘種載
可盈車挾六籍之奧義於二經其功約而倍寓一朝
之褒譏於四部其指隱而彰掃山陰餘姚之禪唾門
庭斷自程朱溯嘉隆弘正之詩源流品分從趙宋西
京以下未嘗無賦賦會出而世識真騷八家以後敢
曰無文文會行而人裁偽體若不共襄剗刷何以仰

佛子募緣
動施千百
令之作此
等事便無
一人應皆
功德二字
惑之也不
知文字中
功德正自
無量

謝聖賢熙等職在清曹分應獨任但畧計鏤板之費
動須數千勢必賴大雅之流各資涓滴與其結佛緣
以需利益何如種文福以厚箕裘且默公氏官僅數
旬居無五畝彼于頓亦人耳能將百萬為高士買山
即邠超小夫乎屢費千金為故人治宅今陳子既以
詩書為生活則吾黨亦用梨棗代田廬伏乞諸老年
臺先生隨分樂捐聲施不朽噫嘻杜微失聽猶來君
相之求徐積病韻實賴蘇黃為友况有功於孔子孟詎
止篤夫情親諒切同心敢申虔懇

謝肇淛

在杭閩縣人
小草齋集

寄鄭孟麀

家室至得手書甚慰。兼悉近况。水部自不惡。而河上翁尤不惡。俗言紛紛。但患貧耳。而貧非不佞所患也。老母在堂。不乏菽水。先人敝廬。足以蔽風雨。百畝之田。足以供饘粥。視一二善宦者。誠貧。回首作措大時。已過之遠矣。吾嘗謂人生苟存一知足之心。何官不可爲。何地不可居。如不知足。則卿相不已。必思帝王。帝王不已。必思神仙。神仙不已。必思作玉皇大帝。而

元會運世。百六陽九之期。於心尚以爲未足也。歷觀古今人所爲。知止知足。不貪得不競進者。皆虛言耳。以敬通仲翔。塞門不仕。左對孺人。右顧稚子。此天下之至樂。而猶然怨天尤人。齋志長恨。至謂死之日。以青蠅爲弔客。使天下有一人知己。死不恨。寧知知己之有無於自家本來面目。分毫有何干涉。此僕所常考鏡千古。而不勝竊笑者也。

寄徐興公

僕之不作二千石。而持節河干。非逃富也。自揣生平。

骯。髒。之。性。未。除。猖。狂。之。名。已。滿。天。下。一。旦。復。親。簿。書。
錢。穀。之。事。如。砧。魚。俎。肉。任。人。鱠。截。一。不。便。也。疎。散。之。
人。動。輒。振。觸。法。罔。既。密。虛。文。復。繁。一。不。留。意。譴。訶。加。
之。安。能。以。有。限。之。精。力。做。之。無。用。之。地。二。不。便。也。二。
十。年。制。科。鬚。髮。半。白。一。旦。低。眉。折。腰。爭。諸。年。少。亢。則。
失。人。隨。則。失。已。目。今。驄。馬。使。者。盛。氣。行。部。目。中。寧。復。
有。老。太。守。哉。三。不。便。也。體。既。好。閒。性。復。嗜。睡。每。至。日。
高。始。離。牀。榻。午。飯。方。罷。便。作。羲。皇。華。胥。間。想。聞。剝。啄。
之。聲。輒。恨。其。影。響。之。弗。幽。况。於。冒。暑。雨。犯。霜。露。戴。星。

露。冕。於。郊。垆。之。間。以。候。當。道。顏。色。親。米。鹽。細。事。乎。四。
不。便。也。文。弱。之。人。酷。耽。書。史。行。立。坐。卧。不。能。相。離。而。
欲。一。旦。棄。置。柔。翰。傾。倒。簿。書。譬。之。纂。組。織。織。之。女。令。
之。親。操。井。臼。五。不。便。也。性。不。耐。暑。每。歲。入。伏。瘡。瘍。遍。
體。四。支。糜。潰。膿。血。狼。籍。直。至。秋。末。冬。初。方。獲。脫。痂。巾。
烏。鞞。履。九。夏。一。切。不。御。况。能。步。趨。唯。伏。鞞。鞞。長。跽。鞠。
躬。屏。氣。如。三。日。子。婦。哉。六。不。便。也。族。戚。既。廣。交。遊。汎。
瀾。仰。給。衣。食。十。人。而。七。一。聞。銅。虎。之。符。莫。不。延。頸。望。
濟。千。里。裹。糧。戶。外。之。屨。既。滿。幸。舍。之。席。無。贏。窮。乏。得。

此尤居官
所難

我昔人比之失其本心。况遊橐未飽。怨謗遽騰。青蚨方飛。白簡隨至。又安能以一身之名節。爲他人填谿壑也。七不便也。有此七者。展轉胸中。計之爛熟。故得河干之役。遂其本懷。然此情可爲知己道。難與一二俗子言也。安平孤署。介於河濱。節制千里。不爲不尊。日高視事。日息而入。心無錢穀出入之計。目無案牘。平反之事耳。無柎楊夏楚之聲。不爲不適也。所少者赤仄耳。然上視二千石。則誠不如回思窮措。大冷司李及南刑曹時。豈不過之哉。

京邸與人書

長安二三月間。土膏變動。煖氣上騰。家家戶外溝潢。一時翻浚。穢瀦狼籍。平鋪交衢。人馬踐之。輒陷。衣體臭腐。經月不消。觸鼻入喉。靡不眩逆。嘔噦寢成。瘟疫四月以後。卽苦暴暑。斗室如爨。牀几皆難着手。袒跣偃卧。則青蠅黜之。不置。青衣平頭。塵箠交揮。纔得合睫。復聞剝啄聲。官署政事。無纖毫可經心目。而投刺報謁。置酒召客。及赴人召。日日相續。晷晷相牽。無寸隙也。生平不喜見尊貴客。及禮法宴會。而人道以此。

爲重稍自疎遠。動成讐讐。爵且未舉。而微禽先驚。每一自念。惘惘如失。人生行樂耳。年過五十。鬚鬢漸星。駒影電流。河清寧復可俟。而陸沈繫絆。如臯禽處樊。長鯨在沼。蹙蹙四顧。不得遂其搏霄橫海之志。良可歎也。

林之蕃 孔碩候官人

與周減齋

得大著吟咏千百遍。自宋元至今七百年。無此作矣。之蕃雖愚且鈍。曾經一番苦心。出一身白汗。因得知

先生之詩最真。惟知之最真。故心悅誠服。非阿所好也。吾輩一生精神。成此一部集。已與日月爭光。更何所求哉。二三十年功名。轉盼成空。榮辱毀譽。是非得失。總是夢中之夢。今日洗脚上船。正好作明心見性之事。始是英雄。究竟古語云。卽今休去。便休去。欲待了時無了時。先生高明。趙子瞻之蕃下劣。寧敢效佛印。饒舌然竊比于春夢婆。發居士一笑也。

宋

珏 比玉莆田人
遺稿

與邦衡書

致度偶似
建安不同
刻襲

齒頰冷然

醉中袖屣提室詩歸謬為評校未卒業而酒醒矣故
半部獨為無類之璧然醉之所云不甚無會或過當
耳大抵詩以言志情貴副境緣情肖物各極其致乃
為佳也而或欣笑之時不能強為不平之語而言哀
已嘆顧念增愛此時即幽獨自訴心口相語已落二
景况昨者之景已陳於前而今者之情復新於後安
能追數前歡申造舊悲故但可略易片言不宜便更
前句以不拂夫爾時得心書紙之意耳

宋祖謙

去損莆田人

與胡元潤

徐青藤有言吾老年作畫如登州海市時而有時而
無僕固不工畫近日拈筆輒如泰山沒字碑

又

寫生趙昌意在似徐熙意不在似意不在似者太史
公之于文杜少陵之于詩也

與盛丹

昔人論作米家雲山當用淡墨焦墨積墨破墨潑墨
非獨米家為然古名家作畫無不如此李營丘惜墨

如金董宗伯常有言。作畫不惟惜墨。亦當惜水。古人皆以渴筆取妍。今人乃以爲雲林一家法。不然也。

與胡元青

東坡論書。謂筆畧到而意已具。足下畫卽筆不到處。意已先之矣。故於貪筆墨之功者不同也。

與郭去問

見足下落日照大旗圖。尺幅之中。酸風涼激。不必十載。征人卽一往已。堪白頭矣。

又

每展足下畫。便思放杖投足。此自足下精神能取人于毫楮之外也。

與陳章侯

昔人云。傳神寫照。在阿堵中。老蓮寫文姬。便令縑素有聲。有淚。轅文夫子。以儷都尉。僕以之擬河梁之篇矣。

與周櫟園先生

吾師此冊。真是披沙撿金。東坡云。我携此石歸。袖中有東海。他人狼藉堆頭。拾得蜨。蝦。彈耳。雖多亦奚以。

爲。

又

方叔歸述雪舫盛事如自旃檀林來舉體皆香。

又

不增華不改葉。不累藻不掩情。北雪大槩不麗而馨。矣。小序不能贊一詞。所謂未能身歷其險。聊復仰看其高耳。

又

吾師生平著述之多。同三藏法師講論筆受草本。可

滿一屋。謙欲買紙一百車。繫筆一千管。盡鈔師書。

與吳菌次

君家填詞蘅蕙吐于行間。亦能顧曲之誤。畹蘭採于字裏。不數辨搗之工。君真四聲之功臣。而十法之領袖也。若使飛卿有知。亦當點首地下矣。

與林鍊崖先生

先生憫世人心骨沸熟。故以此出世儻洋語滌之。卽子瞻姑妄言之之意也。然謙固不敢妄聽。

與羅星子

古端硯一方奉換足下宋板胡傳春秋倘得如願此石。腴理中有一部陽秋矣。勿輕視之。

與陳伯璣

求墨于足下者衆矣。而獨以贈予。此不可解也。或曰。伯璣之嗜子猶子之嗜墨也。此語可爲吾兩人寫照。敢持以獻。聊當報瓊。

與張子京

足下以墨惠予。且曰予留以殉墓者。今贈子。足下真善行其惠哉。語曰。欲者不多。則與者忘少。弟于墨貪矣。而足下輒樂施焉。傷廉傷惠。吾儕于筆墨間。不暇避矣。

與王壽格先生

嘗憶姚現聞先生上蒲州書曰。方今君子之破小人。不當以口舌勝之。而當以功業勝之。此二語至言也。敢持以獻公。

與黎愧曾

十五年始通一音。問政如層城。桃花一度。蓬萊水一番。清淺不足訝也。

與吳冠五

渠殆薛伯宗耶。不然那得此徒癡法。

又

僕所作寒鴉賦。幸足下一序。非足下目擊。不知僕以淚濡墨。

與高雲客

足下謂僕八分書。學家叔祖比玉。僕固不厭家。雖然何至舍古撫今。然家叔祖二十時。便已入漢人之室。僕不迫也。

韓廷錫

晉之更名錫候官人

與李明六

韻經領入註。考經實大快事。而註出明六手。又一大快也。弟愚意以為註有二法。一訓經。一發經。訓經者。訓其字義。而寘其經義。非遺意也。留其意。不發以俟。讀者自得之也。此是註經第一手。如鄭玄之于詩經。是也。發經者。借經文以寫自己見識。讀之若一字無與于經者。統而會其大意。則字字與經相長也。此雖不及訓經者。義長而為力。則難而為意。亦不淺。如向

今乃知漢人箋注之高

定評可傳

秀之于莊子是也。惟宋儒乃合訓詁解義而一之。然訓詁與古同。而解義與古異。何也。蓋卽經以解義。非依經以解義也。故除却經文註卽不成章矣。故弟嘗謂漢晉解經如現相。宋代解經如寫真。蓋謂此也。嘗欲用訓詁法于詩經樂經。而用解義法于易經書經禮經春秋。蓋有志而未及爲之也。因兄註孝經。故書以請教。屋事固在道理之外。然世間之事。必道理順者。而後忍耐。此自庸人能之。何用賢者乎。然謙讓乃兄家家法。固無俟弟贅也。

古今不易之論

與友人論文

文有虛神。然當從實處入。不當從虛處入。尊作滿眼。覷著虛處。所以遮却實處。半邊還當從實上用力耳。凡凌虛仙子。俱于實地修行得之。可悟爲文之法也。

答林九還

別兄旣久。清風朗月。能無玄度之思。時時如夢中相對也。兄亦曾于此國土覓弟否。山中一室。僅如斗大。寘鄰之外。無所復餘。雖極迫狹。然弟素無坐性。緣此亦得少止耳。自初春到此。已更兩季。飽食罷。無復一

詩家荒冷
一派

不如此不
類放不妙

事臥繩牀上看樹頭猴子跳躑聚散便了一日無分
豪進益甚足為知己辱也奈何奈何承示功名一念
比前稍淡談何容易耶古今多少鐵漢平日口裏咬
破頑石一到功名場中便打折骨頭兄雖是出世男
子然而于此一言弟實未能盡信也姬遊再為兩阻
弟與姬無緣邪抑姬深拒俗客也今亦志絕矣兄與
樵門不必行可也

山中寄衡之伯兄

別日甚草草然知不得不別故遂決耳弟今年所居

醒甚

又勝去年不用兄憂也况坐處想已決策在塘頭但
不知能脫然家累否日邁月征所事未就兄宜痛割
俗纏可也弟家計日促數年以後男女長大不知作
何處寘然事到絕頂處定有一番出豁刻苦讀書盡
我本分至于世事聽之于天處世正如登山且揀目
前穩處寘脚前面縱有險阻俟到時商量耳此段迂
濶願與兄共之

山中答孟韓妹

二哥在山中已是長素忽寄若干肉至得無羊踏菜

園乎。然不欲虛妹一片至情。為妹一飽食。然後復素。佛是千古有情人。彼不加我犯戒之律也。聞大哥又有越行。奶在家中當悶。不過妹有便小袖。時時使去。一看蓋媳婦痛姑。終不如兒之痛母也。二哥一身未了事。須一第了之。自以生無福。相不十分刻。苦造物不肯輕以相與。是以自閉窮山。作一段苦頭陀行徑。雖然奶老矣。膝下愛子。越在山中。我輩少年人。猶自不堪。况老人乎。每一念此。歎息而已。妹可體二哥此意。餘不盡。

王

鐸

覺斯孟津人擬山園選集

荅牧齋

妬造物私以青縷管厚足下也。足下之外誰復才負淵嶽與足下七雄中推為秦楚者乎。僕禦兒港弱兵也。及予缺短實不敢執小旗鼓而見足下孫吳之壘。

與質公

大梁張林宗詩家董狐。伐毛洗髓于此道。足下料肯晤對。服子慎束廣微。夏侯孝若任彥升。殆其儔匹歟。

荅玉涵

未。晤。輒。刺。刺。應。自。憎。朕。天。下。必。聯。膝。擊。拳。以。爲。好。則。未。必。朕。

荅石叅

今。始。知。天。大。矣。螭。螟。蠻。觸。何。處。矜。口。

與李君

囊。中。山。詩。儻。負。覺。重。否。郵。而。致。我。

與友

芳。花。繽。紛。明。月。逍。遙。僕。四。十。餘。年。襟。期。袁。公。標。格。各。自。足。矣。黃。鶴。樓。中。復。有。何。人。吹。玉。笛。乎。

何

楷

玄子龍溪人

答冒辟疆

人。不。可。言。病。言。病。則。真。病。至。矣。弟。前。此。固。有。託。而。逃。者。而。不。意。其。果。病。也。飲。食。不。化。步。履。艱。難。竟。夜。不。睡。終。日。如。在。囈。中。苦。甚。苦。甚。展。誦。佳。卷。精。邃。凝。穆。直。承。元。鉢。南。國。卽。多。才。求。其。養。如。木。雞。體。追。臺。閣。斷。未。有。逾。台。兄。者。也。弟。筆。研。久。荒。然。寶。氣。所。呈。猶。望。而。識。之。非。欲。慢。然。貢。佞。唯。傾。耳。以。聆。好。音。而。已。

魏裔介

貞菴栢鄉人

與紀伯紫

素心晨夕。良晤在懷。忽復邁征。咏采葛之章。爲之三
嘆。老社翁高懷不羈。真氣迎人。每向長安物色。不敢
再屈一指也。所教井陘獲鹿。以連晉陽之險。蓋弟昔
于役之所諳矣。其山嵯峨。其水激蕩。較之吳越。雖稍
粗放。然而奇矣。古矣。若乃吊淮陰。左車之舊蹟。攬唐
宗。宋祖之遺伐。尹鐸保障。越石清嘯。俯仰古今。得無
有動於中乎。恐烟雲滿貯。古囊不止。此行堪白首終
日。厭青山之句也。弟少而多病。長而寡學。雖欲策其

駑鈍。勉豎功業於時。而才疎志劣。毫無補益。此方寸
地。近愈成灰矣。先人遺薄田數頃。瓦廬數十間。在泚
水之北。其中亦粗有亭臺沼榭。明歲春杪。便圖乞恩
於聖明。躬耕隴上。且以求盡昔日所聞於大君子
者耳。老社翁嗜痴之好。乃比之於昌黎。弟誠媿死矣。
若乃東野之達。則老社翁實足以相後先也。

楊思聖

猶龍鉅鹿人

與紀伯紫

長安論詩如昨日耳。每每從往來者。問紀先生行踪。

南望少微知竹杖芒履。逍遙于杏村龍潭間。素羸徐引高歌岸。憤何復別有蓬瀛。弟遂奔走風塵。幾成俗吏。太行登頓。世路險巇。去歲簿書兀兀如失舵孤舟。今弟復攘攘粟芻如求林飢鶴。老社翁聞之。當爲一歎息也。然而面雖積垢。此心綴于筆墨。終未能斷。新作肯寄示乎。固庵之便。特附候音。知已久離。把臂傾倒。弟不能不欣羨固庵耳。

張如蘭

德馨江寧人官驃騎贈宮傳扶輿公紫淀季篾君父瑤星祖同野先生集

與劉生

足下神遊竹素寄情鼓吹覽是編也沿媚澤涉山輝栗粟落落觸目皆寶其詩家之嚆矢乎愚以爲此外尚不可窮詰玉于玉玉于不玉吾心又有藍田也是在學者善養隋和哉不然拾璣琲而捨火齊琢楚璞而星弁會此技止此矣唯足下圖之小詩附郢

熊文舉

雪堂南昌人

與康小范

握別長安倏忽八年。跂仰黼黻於丹青之上。怒如飢渴今皇網特張。名賢奮翼巍峩大對直上金廬。

此其時矣。難弟夙塵契誼。而豚兒又附蘭譜。青雲在望。激昂如何。不佞自棄田間。久嬰痼疾。蓋三疏而後得請。年來潦倒窮愁。今春病幾不起。而當事輒以小。草相迫。是進之不能步。夔龍之踪。退之不能恬。猿鶴之夢。誰謂箕山。潁水爲俊物乎。別久懷深。所欲敷陳於知己者。期期其未悉一也。臨書愴恍。

與紀伯紫

二十七年之別。一旦相逢。懷往悼來。如麻姑同上元。夫人嘆蓬萊清淺也。俗醜蝟集。面目可憎。何時得與。諸老友放杖浩歌於荒寒寂寞之濱。弟雖鈍笨。尚可索林梅陶菊也。謝教不莊。仰惟原宥。

與臧齋

老年翁宣力巖疆。功高鼎釜。而不孝灰心林壑。夢斷塵緣。屬風霾瀕洞。未有那居。且嚴闈有命。誓墓難堅。一出逡巡。四疏迂直。愧無涓埃之效。遂抱終天之痛。卽恩隆守制。蓋捨地誓死。闕下而後得之。

已矣。不可爲人。不可爲子。奄奄蝓志。雖臯魚立稿。猶恨晚矣。王穀子孝廉附函未達。武夷其有回鴈峰哉。

月版新金
卷之二
閩海沸羹。江鄉風鶴。懷來悼往。總不勝情。幸老年翁
綸羽所臨。鯨波頓靖。差足爲文士才人吐氣。然麋香
草檄。霜鬢論兵。六七年於此。北山偕偕之。詩能詠乎。
今春與士業社兄。望衡對宇。宛其一洲。所謂伊人。時
勞兼遡。而良書遠頒。美於黼黻。煌煌哀些。榮及泉扃。
蓋一日捧誦。踈陳幽明。悉爲感涕。何老年臺重念鮮
民。而錫類惠施之過渥也。俾也可忘。胡然罔極。閩疆
積苦積勞。九閩昭格。百爾君子。亦知從事獨賢。願竟
弘猷。佇光麟閣。不孝銜哀草土。亦旣練而小祥。蒲柳

早衰。蓼莪罷賦。行將結茅匡廬。萬山深處。作打鐘掃
地頭陀。以畢餘年。曩昔千秋自命。謬欲有所結。誤著
述。追擬古人。屬烽火連綿。心計迂錯。所抄書卷。盡付
秦灰。鮑錦不還。江花久萎。雖有一二剗存。無可爲鴻
鉅道者。佳詩海涵地負。愈出愈奇。蓋才本於情。情深
而才具赴。每一落紙。便覺欲飛欲舞。可泣可歌。時賢
作詩。本無其情。才復繭弱。卽累牘連篇。湊字櫛句耳。
未足與議也。必傳何疑。容志片言。以附不朽。

紀映鍾

伯紫江寧人
真冷堂集

與周減齋

竟陵有言。英雄失意泣。得意亦泣。日者捧讀。偶遂堂近刻。知字字是淚。字字是英雄本色。又知風波畏途。步步引入聖賢競業地位。真不敢作詩讀矣。經年苦別。一見便披拂此鴻寶。快幸何如。稍俟一二日卒業完。趙亦願附傳不朽耳。



賴古堂名賢尺牘新鈔卷之一終

賴古堂名賢尺牘新鈔卷之二

溫陵 林嗣環 鍊崖

選

長汀 黎士弘 愧曾

周在浚 雪客

鈔

豫儀

周在梁 園客

徐世溥 巨源 新建人 榆溪集

上虞撫潘昭度先生辭薦碎書

二月十五日。蒙南昌縣發下手諭。以不肖世溥。應薦者。伏讀震怛。手足顛掉。始嘗竊聞。堅不謂信。乃今果

赤牘必以
大家為宗
艷則失之
纖板則失
之腐何仙
即輩山人
墨客之牘
耳即王百
穀近亦成
通套矣故

予特舉巨
源此等文
以為正鵠

若萬茂先
便不作此
語猶是少
年盛氣

然三復無措恐傷知人之明不收感恩之實有難處
者二必不可者六近有所聞不安而未可信者一敢
冒昧悉布之夫不肖一介下士師臺因欲周知地方
利病延及蕩蕘固辭不允始踐往役之義垂將二年
涇涇守愿庶幾無罪洎師榮陟去德日遠昨冬詔旨
初下省中即傳有是舉紛紛藉藉譁于道路親友聞
之皆來見問不肖荅曰無是也大中丞聰而慎且深
知我愚聰而慎必不以愚人應明詔知我愚必憐而
曲全之其為烏有不待言乃或不信疑有隱情輒復

旁訊自熊生人霖輩對人皆為不肖辨之往往至于
面頸發赤其執以為無有如此今也一旦所傳皆實
必以不肖陰有干求陽為不知前此質語皆為飾詞
懷詐之嫌無以自白難處一也宇下深識高蹈之士
年長于溥材力倍之者尚有數人其間詭昧歆羨鑽
營與得者蓋可數計就中裴徊在欲與不欲之間者
亦復有之一以為海錯一以為雞肋一以為腐鼠不
肖氣浮性戇舉止狂率發言措足動生尤謗師臺一
朝薦及此人憎者益恚求而不得者轉生嫉媚高蹈

詞旨激昂
雖與叔夜
之書並傳
可也

寔情在此
數句

之士復引爲口實。虧名增詬。兄弟不知。啞其相笑。無
若氓之棄婦。然難處。二也不肖。生二十九年矣。在母
懷。僅七月而免。氣體孱弱。幼從塾誦。穀藥相半。以迄
于今。鬚未鬢。髮已拔白。每荅一牋。舌心爲燥。簿書
繁劇。決不能任。抑而爲之。必至生疾。不可一也。十四
五歲時。先君携至山莊。不辨麤黍。旣冠析爨。一切米
鹽之事。拒家人。毋相聞。每僕婢爭。訟交訴于前。竟日
不能辨其曲直。無一語遣發。但令各去。藉令坐堂皇。
聽訟。何以折獄。不可二也。所以忍饑寒。竭羸力。而不

潘公薦巨
源于乙亥
歲戊戌春
巨源謝世
出當時疑
爲矯情殆
二十四載
終不出始
知巨源此
書灼有真
識非徒托
空言以自
誇大者

廢學者亦欲徼幸制科。慰父母志。願嘗私妄念。誠得
與春明一第。卽陳情不仕。歸田著書。以自娛樂。此夢
寐之所不忘也。先人見棄。未一觀場。卽應薦辟。宿昔
授書遺經之意。安忍忽然背之。其必不可三也。今天
下何時哉。驅馳三四千里。令不得對。罷歸卽屬萬幸。
假令選置殘破。流離未集。國課不蠲。起瘡痍之餘。捶
撻敲剝。令出租賦。實所不忍。勢亦不能。急則民變。不
則必受叅罰。甚而逮勘。破家累後。四不可也。若在邊
遠巖邑。席不及煖。布置未備。倅有非常。卽捐軀以殉。

耳無益于國。徒損鴻毛。五不可也。卽以師臺之福。獲在善地。而野性未馴。驟令受事。如猿處囊。通身不便。萬不能以父母遺體。朝夕跪拜迎送。不知誰何之人。凌風濤。犯霧露。戴星履霜。行殆以護冠帶。非所能也。昔韓愈乞晨出于張僕射。陶潛賦歸去來辭。此皆古賢高致。不肖遠無二公之才。而有其野。今若上韓公之書。卽恐開罪僕射。賦歸去來辭。則刺史追檄隨至。聽叅矣。其不可六也。近郴州袁生來言。咨中及艾生南英云云。夫艾生博聞強直。遠在不肖上。特以敢言

多怨。然當壬申之歲。師臺再三見召。不敢應命。而卒爲師臺邀致溥者。非艾生與。若以不肖爲無狀耶。失人之過。不在艾生。今也薦溥而斥南英。此又不肖之所不安也。袁生云。咨稱不肖面折艾生于師臺座中。不肖固未嘗與艾生合堂同席。且師臺之所以取不肖者。必非爲其能。面折人而罵坐也。袁生其浪傳乎。違先志。則不孝。應命而致債事。則不忠。負師臺之恩。則不義。備此數者。不得立於天地之間。尚何面目復圖執筆墨侍恩師左右乎。部咨且至。祥禫有期。伏惟

師臺矜其愚鑒其誠力爲辭免則不肖幸甚風有將
仲三章雅有鹿鳴四牡皆不肖之至情也伏冀垂察

荅黃商侯論保舉書

往年于行卷中得讀兄文嗣與貴郡諸公遊則益習
兄爲人近從李大司馬左右不啻聞之稔而服之素
矣心雖仰止草野之性常不欲無因自達兄乃儼然
先教又申貺之開緘一行卽及先人仁者之言幽明
俱感讀未竟已心銘矣今天下紛紛多事聖明日下
旁求之詔誠欲獲如兄者庶足建顯烈以慰延佇顧

言外頗有
不滿商侯
意狀商侯
固非巨源
匹

弟何人亦附後車哉少本駑劣長而惰游承先人之
庇衣食纔足隨俗學文所傳于師者不過比偶八股
講章數部而已于世態人情十不知一于古今成敗
百不知一于當世之務救時之略無一知者大中丞
過聽虛聲謬以入告與兄同稱非其倫也昨接大司
馬書驟聞此事驚悸欲絕人亦孰不願報主誠自知
其不能也方今天下之患不在于求賢之途狹而患
養民之道微不在于百爲之不振而患振刷之未得
其方夫小臣救過不暇勢必媚大臣以求寬故操切

甚中崇禎
末年之弊

巨源此書全做大蘇

當時紛紛以荐舉為非是不如此一二語足以破的

而權愈下移。權在下則拙者憎者易于求疵。巧者愛者可以高枕。故綜覈而功罪仍不當。其實如是則事何以立。事不立患益多。不免日求足用以為集事之計。賦日重民日貧。四方盜賊安得而不多。蠲免無受賜之實。加派有不返之勢。言者有不測之恐。優容復有意外之量。是故威失其所以為威。而惠失其所以為惠。譬如有人百節皆病。不思致疾之由。休養焉以審藥餌。乃顧日求不知誰何之醫。于四方將使新進之醫。持未達之藥。治不諳之病。而責旦夕之効。愚未

見其可也。當萬曆之世。宴安優游。如人醉飽無事。耽卧溼處。以致經絡痿靡。而不覺痛。兵事之始。發難也。直猶惡瘡。發于臂膊而已。當事者不知就毒攻毒。內固元氣。外施鍼石。而遽騷動天下。以奉一隅。師未出而氣先奪。此如疽方赤腫。庸醫遽曰是不可起之疾也。主人驚懼。不顧而驟服峻劑。劑未必達。疽而臟腑先受傷。迄今十七八年。浸淫腐損。以至疥癬瘍癰。噎脹消渴。走氣刺痛。徧作矣。于此之時。舊在療者習其病苦。不勸以休養元氣。緩審所宜。而欲求驟進之醫。

此書學國策故近蘇氏父子

亦是

妙喻却有地步

各持一鍼。各砭一穴。各丸一艾。各灸一方。假令今者中丞之薦。萬不獲辭。則兄將為之灼艾乎。針穴乎。立方乎。此弟所謂不可也。科目之來久矣。當開國草昧之時。而曰薦。辟不如科目。是謂謬愚。至于今三百年。功名之路。既一。其格日以益尊。舉天下聰明才俊之士。竭力奔赴于中矣。豈復有舍是而趨萬一。或由之途者哉。敢問兄將以為薦。辟他日能與科目並重耶。抑未可知也。今之科目。太醫院之醫也。由薦舉出者。草澤之醫也。太醫院醫位分定。格勢成。寅寮各相為

以為紀綱。苟不至于殺。人雖冠帶。褫而頭項可存。草澤之醫。固院中所擠也。乍進一方。今日服之。明日不効。旁進數語。而主人之怒。有不可測者矣。夫積習固不可變。而成格固不可移。頃者主上嘗有志于重武矣。臨陛而策之。金盛之賜。袍馬之榮。隆于文榜。然垂今六年。鎮總叅遊。不聞能自行一事。自建一言。其仰文臣也。奔走趨奉。無改曩時。夫非主上固欲揚之。諸公敢故抑之也。積威約之漸。所從來者久也。然則將來薦舉之輕重視武臣而已。天下耽耽。孰不苦心竭

慘痛語

商侯似急于進取者
故此書無少含蓄

力以營一第。隨例而謁試。得雋為科甲。隨例而聽選。人人可以為翰林太守令尹。何者。例然則莫之求多也。譬如行媒講婚。隨例納采。至期奠雁。但非男子。無不可為婦者。今日薦舉。則越溪之購西施。漢殿之推王嬙也。苟非夷光明妃。其面立見。吾恐眾方羣起而笑之。此弟所以萬不敢出也。中丞公不先見諭。使弟驟受驚憂。三日以來。不知所出。吾鄉先達如劉子高。極邀眷注。楊文貞位登師保。皆貴郡往事。仁兄勉之矣。近見朱禮垣疏中。已以百里之說。懸待孝廉。以廣

韓柳諸書
多求進以
世方嚮治
也使巨源
為此言安
得不興世
道之嘆

文待諸生被薦者矣。仁兄今冬北上。得捷甲榜。或特簡清要。亦未可知。如弟不才。餽學宮。已將十年。少加自愛。再十年。旅進應考。微倖不被宗師降黜。安往而不得廣文哉。使旋聊佈腹心。仁兄以為何如。嘉貺謹拜雞笋黃豉。至機杼菁華。非孤子所敢服也。附謝不盡。

荅錢牧齋先生論古文書

暮冬拜教。并得所寄文粹。反覆來章。高言如綺。不肖于先生固以當世所宗。嚮往不敢後人。而長者下交。

抑何懃懃不遺若此耶。六君子序此殆先生發憤之言。寄託之辭也。以眉山自况。以金陵譬當國者。旨幽而顯。言毅而辨。斷曲而有直體。聞之者足以戒。其是謂乎。來教曰。龍門昌黎安身立命在何處。竊觀古之作者。莫不期于自達其性情而止。要以廣讀書善養氣為本。根極至性。原委六經。所以立命貫穿百氏。上下古今。縱橫事理。使物莫足礙之。所以安身也。子長之自敘退之之荅李翱書。其致可槩見矣。如必曰某處為龍門所安身。是即非龍門。某處為昌黎所立命。

所自得如
此宜其獨
樹一幟

是即非昌黎矣。那叱柝骨還父。柝肉還母。始露全身。為文之境。何以異此。此非故為推墮滉漾。不可致詰。實以平日用功經悟。所見如斯。以先生下問。輒復罄陳。求正固未知有當否也。若云諸家各有門庭。則各以其所熟為其所出。竊嘗論之。韓出于左。柳出于國。永叔出于西漢。明允父子出于戰國。介甫出于注疏。諸文子固出于東漢。諸書疏當其合處。無一筆相似。故韓無一筆似左。歐無一筆似史。遷書家所謂書通。即變如李北海。不似右軍。顏魯公不似張旭也。當其

亦是通論

率爾時露熟態。往往望而知爲某家文章。亦如米元章所謂。如撐急水灘船。用盡氣力。不離故處。若董玄宰之不能離米。米元章之不能離褚也。鄙意如此。不識先生以爲何如。若別有所謂安身立命者。則願明以教我矣。承教韓魏公高文典冊。不當謂其不文。深感切劘。此蓋不肖戊辰歲所作。于時筆穉心粗。如此之類。失言尚有數端。旣而悔之。微先生言。亦久知其非也。重以嘉教。敢不祇承。來教曰寄盧小箋。偶興之書也。偶興如此。足以傳矣。苟非其人。而能若是乎。夫

此近人註
杜通病

繹國風者常失之淺。解雅頌者常失之深。杜子美忠君愛國。顛沛不忘。感時諷事。援引極博。後世多不能究其出處。是以不能明其指意。所存至牧齋而始發之。然竊謂攷據確核之中。勿涉鑿鑿附會之態。則作者之意。更不患其求明而反晦。此又溥所效于先生耳。春初賊氛震隣。日行山野。思爲歸田之計。敝鄉民貧賦重。而追呼頗急。蕭牆之憂。未知稅駕何所得。長以靜晝。焚盥致書姑熟。卽無量之慶矣。

荅楊維節博士論著述書

辛未辱枉車騎。昨夏復拜教言。則仁兄之先施者厚矣。留都如故家。做園軒爽之氣。自在分野。明秀之色。自在山川。矜冶之態。自在人物。繁麗之容。自在塵陌。然而其雲煙風氣之間。有荒寒焉。有曠遠焉。故有入焉。而蕩。亦或以戒入焉。而樂。亦或以悲蕩者。溺其繁冶。戒者。蹙其矜麗。樂者。以其軒爽。明秀而悲者。以其荒寒曠遠也。同是園趣。而蕩與樂者。生于大。悲與戒者。生于舊。能通此志。雖收金陵于斗室。寄長于千里。可也。弟窮居淺見。生平足跡。僅至此間而止。然鄙

意更欲縱觀五岳九邊。非如昔人常談。徒邀向平高。尚之名。襲太史公奇誕之跡耳。天地之大。以疆界爲面目。譬如人貌。以面目爲疆界。故夫不覩其全。則性情不現。經濟不發。豈可直與豎儒爭馳博耶。夫人之質。各有所宜之地。其所治亦各有所宜之時。如兄臺與弟。皆非宜處金陵者也。頃四方雲攘。羽檄交馳。秦晉豫黔齊楚之地。無不被兵。縱有揮斥濟變之才。無繇自見。况弟非其人者。惟有讀書一道。是其所宜。用是竭力而攻之。仁兄幸踐王路。正當留心世務。時人

百安曰鍾
山松老雲
霞漫近日
金陵客不
宜予句也
讀此有同
嘆

處今之世
博古誠不
如通今

凡庸新錄 卷之二
競言經濟難。夫經濟豈必盡責之天。亦患志力不堅。事情不熟耳。老將入軍。直如健婦持家。醢酒鹽豉。一嫻便。豈非熟之效耶。然則吾兄坐金陵而讀書。尚非其時也。承教欲治五經二十一史異同二書。甚善。但弟謂窮經一事。雖曰翼聖扶衰。亦是粉飾太平之事。正如坐金陵摩娑古玩。須讓閒者爲之。士大夫事勢不熟。經濟不開。患在不通古。不通古。是以不達。今然則吾兄且先治廿一史異同。以當覽五岳之情狀。訪九邊之形勢。此則顯者之所宜也。浹歲苦無便使。不成報章。希恕狂簡。附去歸壺一執。尚友編一冊。吾兄或淪茗而論古人。庶幾時時念弟也。

寄侍御李匡山先生書

奉教忽焉經歲。兼葭伊人。自是朋輩相懷。終以一水爲恨。若不肖于先生。直高山仰止耳。憶山房寒食。聽雨夜談。于時禪心詩境。都絕歸來。益厭囂雜。此卽學問未深之一端也。范景仁生平不喜梵書。而晚年終日危坐。黃魯直謂蜀公却是學佛作家。張天覺精心釋教。乃其立朝反覆攻擊。此果雪山之所收耶。世人

突入妙

無識凡一切斷葷入山即謂之禪。他日嘗語弘明伯曰：以匡山先生為禪者，不知匡山者也。以匡山先生為非禪者，亦不知匡山者也。不肖之言如此。然亦未敢自以為知先生也。出家是大丈夫事，非將相所能為。夫非將相所能為者，豈可以之為禪，而亦豈可以為非禪哉？不肖于世間所謂嗜欲者，俱淡然其淡也。乃比世之多欲者，乃更濃。此自反而知之，知之而未。能自治者也。子夏心戰而癯，彼固以心戰為劣。若某政復恨少此一癯耳。每當愛靜之時，輒思入山已而。

老寔語

深於學問
人即深於
禪人

曰：此生于愛，不生于山，或苦喧之際，亦思入山已而。曰：此生于惡，不生于山，蓋厭離欣慕二者，雖殊然其為情則一也。不肖未能免此，故尚未敢從先生遊也。天下多事，昔如多病，今復如多藥，以藥治病尚苦，不當况以藥治藥，其病之不逐，日而深者，幾希。先生將何以策之。

與錢牧齋先生書

後學世溥再拜牧翁先生閣下。三月九日得接丙申仲春十八日所賜手書，何其獎予之深，指示之切，反。

復循環實非小子所克當也。當虞山之世，未有以斯文自任者也。以斯文自任者，必未嘗知虞山之萬一不知虞山。由于無淹古之學，無貫古之識，且無希古之心。是以目塵為山，瀉墨如水。此醯鷄之翔乎甕中，而自以為飛之至耳。俗學錮蔽，則以根漚帖括志在口耳，撫槃捫籥，謂見曜靈奎蹄曲隈，侈居大厦。此蟻螂之轉丸，自以為蘇合耳之二重。又何知烏足道哉。烏足道哉，竊不足以挂齒牙也。若夫兼併古人，則有故焉。無柁之舟，與波上下，糊竹為毬，隨風輪轉。良由

易染由于無主古今同病

無主於中，是以數變於外。一也。抑人固有工乎臨摹而不能命筆者，近如俞可進、乳銀、寫黃庭、曹娥、西昇、清淨、靡不似也。而自運即不成書。此由天限能為，從而不能為主。二也。頃年山居，頗諳草木之性。物亦有善變易染者，惟茶也。近蘭即似蘭，近桂即似桂。人亦宜然。顧所自置何如耳。似蘭似桂，而茶已失其故。我一一多似，而茶之為茶者，盡亡矣。自優孟不能為兩人之衣冠，米海岳少時不免集古字之誚。太史公所以貴于自成一家言。今日兼左馬、合韓歐、并李杜者。

嬉笑甚于怒罵也。象人之喻。則淮南規孟賁之目。大而不可畏。画西施之面。美而不可悅。君形者亡焉。五語盡之矣。太史公於五帝本紀。首言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又曰。擇其尤雅馴者。此十四字。龍門心法也。今人雅不能馴。馴卽不雅。好學而能深思者鮮矣。况能心知其意乎。小子不敏。竊有一言。效於宗匠。夫不足膏斧質者。殺之祇成其名。若猶在可教也。伏惟弘大雅之量。推善誘之恩。曲引而直教之。使後進英才。有識路之樂。而無望古之驚。相成百世。猶私淑于虞山焉。不亦賢聖之盛心。仁者之教思也乎。杜子美曰。不薄今人愛古人。愛古人易也。不薄今人。則具眼所難也。漢陽李文孫昌祚。長汀黎愧曾士弘。此皆有希古之心。而能識者。小子敢以進焉。上下百餘年。縱橫萬餘里。獨以孺子爲可教。信不敢當也。行年亦五十矣。千子旣遠。誰定吾文者。生平經史著述。當吾世不可不請正於虞山。秋穫有贏。便圖買棹。後學世溥。謹再拜復。不宣。

與陳伯璣

尺牘新錄 卷之二
歐天敘歸得手教欣然如面也。弟在靖安有詩云：羈
旅客中客，亂離身後身。念此爲我兄，又復潛然人。至
爲客亦已悲矣。旅人又不得卽次，豈不可憐哉。文章
山水，要不能於窮途領略。但博得幾句酸語，則生事
又復關心矣。將來亦思一長策乎。冰玉冰炭，旁人枉
勸弟項語。遂老云：若無壁上觀者，王離項羽戰亦無
趣。此可爲噴飯也。

與友人

當神宗時，天下文治嚮盛。若趙高邑、顧無錫、鄒吉水、
海瓊州之道德風節，袁嘉興之窮理，焦林陵之博物，
董華亭之書畫，徐上海、利西士之曆法，湯臨川之詞
曲，李奉祠之本草，趙隱君之字學，下而特氏之陶，顧
氏之冶，方氏、程氏之墨，陸氏、攻玉、何氏、刻印，皆可與
古作者同儔。天壤而萬曆五十年，無詩濫于王、李、佻
於袁、徐，織於鍾、譚。

又

今天下文章聲氣，可謂盛矣。雖然，日午月望，有道不
居。將來必有以文章得罪數百里，不敢通尺書者。

不十年而
復社之禍
起巨源之
言卒驗

宋懋澄

切清華亭人
九齋集

與樊一

少苦羈縻。得志。但願畜馬萬頭。都缺啣轡。

與周五

今有賈胡。自云乘馬。足不動。而日千里。價值尋常。而人不顧者。惡其不信也。

與劉二

彈夜光。與碧漢。不可以為星。沉昭華於清流。不可以為月。

可補世說

士衡演連珠語未見如此曠絕

答蔣孝廉勸禁酒

生於此中。頗稱耐久。燈下相親。恩同姬妾。便致媾嫌。不若處仲後房。一時驅盡也。

簡袁先生

梅花百樹。枝枝善眼。仙人遙禮。佳城恍然。淨土玉壺。在艇。功德淋漓。敢不稽首以謝。

簡周先生

深院涼月。偏亭微波。茶烟小結。墨花紛吐。梧桐肅肅。與千秋俱下。

設喻不倫。孔北海所不及

二則託想
一而義有
別不須着
解自深人
悟

大道理說
得透

幼清先生
為韓文先
生尊公雲
間文章之
盛實自先
生開之故
雖尺牘短
章皆堪踏
籍古人

達論

與鄭二

馬字浮雲。足繫之。千鈞則不過。欵段矣。

又

明駝負重。駕須由人。使舍人自負。不一鈞而漉汗矣。

又

此君白雪。微有寒態。請雕商刻羽。以助爓律。

與楊大

貧賤少業而多苦。富貴少苦而多業。能無苦以絕業。外境任之而已。

又

吾視天下。猶剩物。殘編不足。煩我四大。

又

詩文非怨不工。我於世無憾。遂斷二業。

與酒人

痛飲可以全神。年來胃不受酒。覺思慮之煩。

與洪二

自七歲以至今日。識見日增。人品日減。安知增非減。而減非增乎。

與卜十

近讀素書。至苦莫苦。今多願。嗟乎。孰能以多願為苦乎。某也不才。請從乎此。

與皇甫七

吾畏見風波。由胸中無此。

知胸中有此者。自不畏見耳。

與顧八

此君愛煖。愛涼。爭餐。爭色。一力士成擒矣。

又

自去年已來。萬事了不動心。惟見美人。不能無嘆。

嘆得妙

所見者大

與吳大

丈夫讀書。欲以資通達。定經權。若惜字。憐篇兒女事也。

戲陸三

小窓秋月。竹影之間。時雜幼清。不若元常。軒後止見萬竿。相摩了無一人影也。

又

年來神散。讀過便忘。然必欲貯之腹中。猶含美饌於兩頰。而不忍下咽。我之於書。味之而已。

第一人心境

真讀書種子

與范大

村居遇雨來往絕人。自晨昏侍食之外。雖妻子罕見。居植修竹。間有鳥鳴。女牆低檻。疑近山岫。晝則讐校。史書。夜則屈伸一榻。謝絕肥甘。疎遠苦醴。胸中無思。或會古今得失。一頓足而已。如此數日。天亦將晴。人亦將至。我亦將出。不可以不記也。因就燈書之。

與麻二

元美之駁用修也。確矣。然而不免有勝心也。詆獻吉也。似矣。然而不免有忌心也。譽于鱗也。誠矣。然而不免有黨心也。

蕭酒至此

今談詩家
輒詆七子
夫七子未
知孰造其
極而謂此
七人者非

免有黨心也。

與戚五

鷺鳥當秋。臨風整翮。飽禽肉而高颺。頓洗羈縲之辱。何為復受人招。

又

聞足下六月着犢鼻褌。相將平頭採蓮。此樂不減簞瓢陋巷。

又

人生累我。豈惟妻子。皆為古人所累耳。

創言獨得

詩友不可
也。彼以氣
類橫行不
知天之高
地之下也
黨之一字
千古不易

天地有憾
一篇大論

誰能跳出

正論以雄
霸出之

似從水經
注中入悟

與龐千里

禹平水土。利毛羽。裸之蟲。而不仁於介族。

與段二

人畜役於思。草木役於時。

與唐七

士恨不生戰國。斲張儀而咤魯連。

與鹿三

視佛法如看天。畔樹樹外有天。天不限樹。人竟不能於樹外見天。以為天盡於樹。

又

自蕪城至白門。高高下下。戰爭之地。其草不生。果然。

又

于鱗於詩文。輒曰擬議以成其變。惜乎吾見其擬矣。

與荀二

王右軍誓墓文。以質宣情。以命定氣。實獲吾心。至於耻下懷祖。而狀罪諸郎。不免尤悔。

顧夢游

與治江寧人
酒隱堂集

與梅杓司

以質宣情
晉人能了
得此句缺
離却下句
并此句亦
未全了

簡雅

仁兄天才曠逸，弟所仰首而望，愧莫能追。顧蒙損挹垂交，若惟恐失之者。自惟衰廢，何以得此於天下。士分手以來，感悚交集，頃接尺素，崇獎非宜，益深踟躕。君子稱人貴於其倫，仁兄故欲以中原赤幟，強付之弟。顧弟非其倫也，奈何奈何。新詩寄我，宛對冰壺。意中將有酬句，病思荒落，輒復敗之。以此出入懷袖間，俟其興會自至，當覓寄耳。惠玦頗佳，向未敢拜，必欲弟傷廉耶，敬謝。

又

全以骨韻
勝人

似任率而
實於練

絕似晉人
於晉人中
又為王逸
少

弟自四月抵揚州，一病至今，未能脫體，困乏到不可耐處。所喜洲灘雀角，不煩詞訟而曲直大分，可望售脫矣。機緣小湊，便可復為閒人。未知造物遂肯佚我，否也。聞吾兄吳遊歸，無幾時，又將買舟以出，竊計山田不堪再荒，不堪再賣，所冀決意閉門，與古人相對學問，日進不憂聲名不起，廢故業而失盛年，將來悔之何及。吾輩非泛泛交，不得不為知己苦口。幸不以為怪，力疾殊不能悉。

與龔野遺

觀此知與
治真以詩
文爲性命
近日刻與
治遺詩者
似宜略加
真重

尺牘新錄 卷之二
老病增饑。以口腹累高士。罪豈可戡耶。承選拙詩。幸侍者先錄一帙。見示有未安處。猶及生前改竄也。一氣不屬。與仁兄異路矣。奈何奈何。

與就園先生

抱疴習懶。經年廢吟。去秋以來。頻客南徐。情緒極惡。而山水友朋。互相感觸。此事那能便廢。積數十首。寄正先生。率易荒陋。何當宗工。或謂桐焦可削。不敢自外。斧斤也。

與周雪客

往在北固。連值好月。卽景懷人。每夕成詠。追錄以正足下。是時方爲催科所窘。虎吏獐兵。性命呼吸。愛我者。顛心雪涕。僕方作此閒暇生活。皆笑爲檠下彈琴。回想忽易六秋。而患難未脫。病逾一載。真有性命憂矣。此月月色。殆過北固。每夜移榻相向。竟不能更成一語。病之苦人。甚于患難。可爲發嘆也。

杜

濬

于皇黃岡人
茶村集

復王于一

承問窮愁。何如往日。大約弟往日之窮。以不舉火爲

奇近日之窮以舉火爲奇此其別也

與蔣前民

書畫骨董之類有一輪迴焉多變而爲爨下之柴釜中之米近則洗然一空變無可變書畫涅槃骨董圓寂矣一笑

又

足下與于一詩俱已過細尚未過麗過麗更微於過細行當知之

答某公

辱示云云殊爲可異願公勝之以靜而辯之以默耳僕嘗有言自古小人之禍君子激之君子之名小人之成之至於成君子之名業已受小人之禍天下事因之破壞者不少矣區區愚見得之十年讀史輒敢以爲左右獻

與范仲閣

世所謂真詩不過篇無格套語切人情耳弟以爲此佳詩尚非真詩也何也人與詩猶爲二物故也古來佳詩不少然其人要不可定於詩中卽詩至少陵詩

讀近人詩
竟一集不
識其爲何
等人非閑
其人與其
詩二緣其

人與其入
太不一耳

尺牘新錄 卷之二
中之人亦僅有六七分可以想見。獨有陶淵明片語。脫口便如自寫小像。其人之豈弟風流。閑靖曠遠。千載而上。如在目前。人即是詩。詩即是人。古今真詩一人而已。可多得乎。聞公方讀陶詩。試以此意相印。

與茅止生

酒間聞老兄論張江陵在伊尹之下。霍光之上。此非書生眼孔。然亦非名流高論。要是平實留心經國。甘苦痛癢人語耳。止生真可與言。弟從此不復默然矣。夜來太費并謝。西有巴西龍友。已東耶。

止生此論
亦公允非
矯激也

荅王雪焦

紛紛悠謬。但投諸無量虛空中。豈復有踪影耶。行李過寺。卽圖快談。禪房燈影。青當再邀和篇也。

金聲 正希嘉魚籍休寧人

與譚友夏

弟之樸樾。小大無當。謬承推獎。使人益慙。年來益復無似。惟學問一事。耿耿於懷。恨不得勝師良友。日親時接。以此亦欲見翁兄。一罄區區之意。別有轉懇。為死友劉與鷗。向為一二嫉妒之人。豕鬼張弧。控持朝

名人筆墨
關係若此

正希為先
友者至矣
存此以見
前人交誼
如此

議至今孤忠苦節尚在隱現之間。弟念半為此灰。念
今天下文章一道遠接古人。而可以必傳者。惟我翁
兄得借椽筆一傳贊。一古風與鷗死骨。可以不朽。人
心蒙矜庶幾有瘳。與鷗存日。廩無儋石。家徒四壁。其
沒也。老母孱妻。穉子弱弟。煢煢不自保。度翁兄篤念
不待弟詞之畢也。與鷗之歿。生平知交。誠多氣義。而
路人視者。亦間有之。乃其聞風感懷。為慷慨悲歌。痛
若切身者。往往出於不相識面之人。惟翁兄諒其子
弟無力自請之苦。而又恕弟因緣阻隔。不能為與鷗

匍匐躬懇之情。慨然執筆。幸甚。

告邑人送何二尹書

莊敬曰崇
禎癸未特
舉廉卓推
知陳子龍
湯來賀周
亮工夏允
夔等十人
附休寧縣
縣丞何起
鳳即此公
也從來舉
卓異未有
僅十人而
以縣佐應
邑方多難。賴仁明公祖父母戮力卯翼。需才方殷。有
二尹如何君。而不得留佐治邑。父老人士日相與咨
嗟。慨嘆徬徨。奔走而互相誅責。問何故而不竭力圖
所以留尹者。尹離蜀十餘年。念母心勞。即日賣刀市
書。典弓鬻衣。而徒步以歸。度其勢不可留。即得請於
當事。而為題留。尹亦必不留。尹已決歸。而邑人日徒
咨嗟。慨嘆徬徨。奔走空望其留。而畢竟端視其賣刀

者何君唐
此異數又
得正希先
生此文雖
未及大用
亦足不朽
矣世多不
知何公名
予爲邑人
故特表出
之

筆筆轉折
務盡其情
事正希制
藝勝人處
亦在此

市書典弓鬻衣徒步以去而亦何以爲心嗚呼尹生
西蜀去吾休六千里外但奉天子命而來尹此乃視
邑如家邑宄盜如其家宄盜患苦如其家患苦而險
難罔顧怨責不避以爲吾邑人搔剔疏決而入則未
嘗取給吾邑人一錢出則未嘗啜享吾民間一飯終
朝饘粥并日菜羹而竟從吾邑中棄其官今賣刀市
書典弓鬻衣而徒步以去此豈其有夙負於吾邑人
而今應平白爲吾邑勤苦而吾邑人宜平白而坐受
其勤苦若此以爲吾邑上自士大夫而下及徒販少

有人心者皆如此焉動念矣雖賢者夙負高志自不
屑意而自休達蜀六千里道路上見者聞者其當以
吾休之士大夫與父老人士爲何如人雖今日仁明
公祖父母其勤施於吾民也初不爲報而夙念尹居
官任職苦其身以爲吾邑民如此而今冷眼見吾邑
民重利尹之留而不利於其去畢竟乃以咨嗟慨嘆
贈尹六千里之行而坐視其賣刀市書典弓鬻衣乃
如此其以吾邑人爲何如人其不視吾邑人如草木
如鳥獸而雖有深愛厚仁不無亦少愀然而冷坦然

結得鄭重

而淡乎俗情貪貨利憚廉節而見尹既如此合邑之人爲尹嘆惜而亦徒以嘆惜如此其不益憚廉節如登峻山而趨貨利若赴流水邑人士志習其得不日以劣而民心其得不日以偷禮義廉耻是謂四維吾爲茲懼謹告長者維桑與梓共深念之

與友人

不避談笑
易不畏贈
踏抑落難

予文不逮人而負其耿耿倔強自遂不避談笑不畏踏踏抑落此實區區所長自乙卯丙辰始能成文鄉里小兒歲時相視爲笑柄弟固不屑意乃至辛酉得

以正希之
文尚有一
毫不通之
批天下事
何所不有

落卷開卷則見卷首書一毫不通觀場則甚八字卷中橫塗直抹其意恨不欲殺欲割者友人勸弟匿勿示人弟不肖初未嘗動念也

莫廷韓

秋水雲間人
遺稿

與徐麓庵

讀來札知况味亦復未佳佛氏稱缺陷世界正須以清涼心地爲對治之藥可耳所云二生物化此皆屠沽兒爲酒肉死百不當一如古之禰衡衛玠王訓李賀乃可至今悲之

天發神識
碑吳皇象
書又定爲
蘇建舊在
紫岩山後
歸天禧寺
嘉靖年間
移入尊經
閣今現存
萬年少篆
書多做此

復璩敏仲

中年哀樂易感。觸事銷魂。雖復強顏應世。而內懷憤憤。每一念至。卒卒欲無明日。

寄歐侖山

赤烏碑。經千餘年。已無影響。而六朝已前。間有之。如南中三段石。是皇象書。亦沅江九肋。鼈耳。不多見也。故老言。今留都通衢。作石板。車馬蹂躪者。多六朝古碑。世有陵谷。得還舊觀。不知逮耳目否也。一笑。

又與殷無美

經春離索。想彼此同懷。比來雅抱。何似齋頭著述。足銷窮愁。淵明酒豪。而困於貧。時復有王江州。顏始安。諸君其人。爲具資斧否。

與客

此卷吾竟不能定。李北海不辨。右軍真贋。此道自昔爲難耳。眉公至耶。天憐吾徒。岑寂使此山樵。從天而下。

與王元楨

吳會有莫生。安得楚。又有王生也。人言足下才走。未

數語耳。酌折生動。引大勝地。

傲得韵

之唯唯及見足下論撰又欲低頭矣足下自信於莫
生何

與劉與可

二絕婉麗近人親于覲面才士類多有情語不虛也

與黃望洲

雨中抱鬱且人境塵喧悲秋之士極難為情也稍朗
霽西出圖面不盡縷縷

與徐文卿

春雨雖佳恨斷吾相知往還耳不審齋頭作何事也

旦夕不晴當須一面案上置何書且願聞之

與曹芝亭

扇惡不能作佳書如美人行瓦礫中雖有邯鄲之步
無由見其妍也一笑

與友人

讀書夜坐鐘聲遠聞梵響相和從林端來洒洒窗几
上化作天籟虛無矣

又

月色滿地爛若塗霜深更推戶闌無人跡良夜勝情

此爲奇絕。

又

古梅放花時。以盤石置爨鼎器。焚香點茶。開內典素書。讀之。正似共百歲老人。捉麈談霞外事。

又

東南有武林西湖。是大地中一盆池小景。此地雖隣城郭。而林水紆迴。溪山清遠。縱遊屐紛紛。正如彭蠡大藪。羣鶩翔集。不能爲有無多寡耳。

又

僕平生無深好。每見竹樹臨流。小窗掩映。便欲卜居其下。

張

風

大風上元人
雙鏡庵集

與偶遂堂主人

陶先生曲林館。作三重樓。乃後以此礙上昇。是知吾儒玄釋統尚謙抑。僕甲伏斗室。正如蝸牛窩。丹藥難成。恃以冲舉者。獨此耳。

與張瑤星論畫

此事有悟。亦有證。悟得十分。苟能證得三分。便是快。

大風以辛
丑秋赴玉
樓召遺書
有雙鏡庵
詩稿上藥
亭詩餘楞
嚴綱領一
門反切四
種病中付
鄭汝器命
為刻行而
一門反切

法甚簡但
用音和一
門使學者
一調音韻
便得可以
不習等韻
而人通韻
學是大風
生平最得
意書汝器
不負亡友
者想當為
之次第刻
布

事前輩有言我所恨者未具此手先具此眼又云眼裏有筋腕中有鬼都是說見到行不到乾慧之無濟乃爾。

與鄭汝器

畫要近看好遠看又好此則僕之觀畫法實則僕之心印蓋近看看小節目遠看看大片段畫多有近看佳而遠看不必佳者是他大片段難也昔人謂北苑畫多草草點綴略無行次而遠看則煙村籬落雲嵐沙樹燦然分明此是行條理于粗服亂頭之中他人

為之即茫無措手畫之妙理盡于此矣絕非近日承學家所指之董也。

與程幼洪

善基者落落布子聲東擊西漸漸收拾遂使段段皆羸此奕家之善用鬆也畫亦莫妙于用鬆疎疎布置漸次層層點染遂能瀟灑深秀使人即之有輕快之喜。

陳

翰 字克張長樂人
陳孝廉遺稿

與薛蕝園

克張所著
詩文甚夥
子幼不能
為刻遺書
閩南同志
當為留意

木天不能容公耶。蛾眉出宮作米鹽。新婦真可嘆也。

與雪舫先生

章侯詩謹為較閱。不無竄改數字。聊效他山之攻。昔
慙山和尚為紫栢大師舉火云。不意此老這一件賊。
私還落在老慙手裏。翰謂此亦老蓮一件賊私也。遂
不敢輕易放過。

稽永仁 爾諧吳門人

與黃俞邵

近有一絕異事。周計百使君。司李賡南讀才子書。慕

聖嘆尚有
歷科程墨
才子書已
刻五百葉
今竟無續
成之者可
嘆

聖嘆為人。遣使賫舟車之費。往迎之。聖嘆適有唐詩
選。未赴也。然業已心許之。越明年。使君夢一人。披髮
跣足。聳身案上。蒙面而泣。曰。我聖嘆也。使君晨起。謂
客曰。聖嘆休矣。遣使再至吳門。始知使君夢中之夕。
即聖嘆絕命之晨也。嘻。異矣。僕為之作紀夢詩。追悼
詩。足下和之。

薛所蘊 行屋河內人
桴庵稿

與某

文信國集杜詩自序云。凡吾意所欲言。子美先代為

言之乃知子美非能自為詩也自是人性情中語煩
子美道耳讀足下詩蓋深服乎其情至矣

黃 經 濟叔一字山松如臯人

荅因樹屋主人

乃公處經不可以先往經在難故人固當先經耳

又

乃公處欲投以書戴笠之誼不可先于乘車遂援筆
而止

賴古堂名賢尺牘新鈔卷之二



濟叔詩畫
圖章種種
俱臻極境
自立卓然
視此二札
可見

程